艺海拾贝

追求涉笔成趣
捡拾艺术理念
探寻文学初心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wanbaofukan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“艺海拾贝”。

与酒对坐

□孔祥秋

酒是那么清澈，却总能让人浮想联翩。

酒，一杯在手，可大笑，可长哭，可放歌，一切情感都可以舒展到极致，就算是浅尝辄止，也是一片天光云影。这天光云影里，照他人的俊，照自己的丑。

酒是日光的蕴藏，是月光的濡染，盈盈之色，正是日月之明的酝酿，也就深含如火如荼的玄机。其实也说不得是玄机，这深浅之度，尽可以自己把握。能好好把握酒的，是人中大器。酒在方圆之器里，自得方圆。一器一形，一形一酒，就像是开什么花、结什么果。酒从不陷人于不义，行不义之行，多是心有不义，或者是与不义之人对坐。

酒，是文人的墨，是武者的刀光，是普罗大众的快意人生。自杜康酿成以来，可谓大行天下。在江湖尽可巅峰对决，在厅堂尽可推心置腹。

“古来圣贤皆寂寞，惟有饮者留其名。”李白，是一个绝对懂酒的人，是酒无与伦比的知音。陶渊明说：“性嗜酒。家贫不能常得。”亲朋好友知道他有这样的嗜好，也就常请他喝酒，他一喝就醉，但醉后却立即起身离开，从不以丑态示人。陶渊明是能好好把握酒的人。苏轼说：“吾喝酒至少，常以把盏为乐。”他，其实也是酒的知音，与陶渊明隔了几生几世，对饮和诗。他也与李白隔世遥相举杯，因为他们同是懂酒也懂月光的男人。欧阳修以一篇《醉翁亭记》，一时使“洛阳纸贵”。在滁州的醉醒之间得民生之大悟，很多人以为这是欧阳修一时兴起的偶然，感觉他并不真懂酒。其实他绝对深悟酒的真谛，晚年极力退出朝野，以颍州西湖为醉，得“六一”闲适的余生。能从皇家殿堂悄然转身离开的人有几个？这其实正是酒的潇洒。

这是一些文人的酒，武者的酒似乎更痛快淋漓。一杯是自己，两杯成兄弟，三杯就是山河大地。酒是有血性的，当然，为此惹些败兴的事，那不是酒的本意。

酒，似乎是男人的。岁月浩荡，沧海桑田，哪个女子在饮酒呢？的确也是有的，但大多躲在一隅，只轻轻地抿上一小口，怕已经红染香腮，眼神迷离了。能对酒当歌的女子，实在是少之又少。

杨贵妃醉酒，那是因为有唐玄宗的宠爱，皇帝说好那就是好，没人敢说个不字。史湘云醉了酒，倒卧在花园里，落了一身花瓣，惹得蜜蜂、蝴蝶在身边起舞。这不过是文人曹雪芹笔下的风雅，那终究还是现实里容不得的举止。当垆卖酒的卓文君，在她的《白头吟》里写有“今日斗酒会”的诗句，至于她喝不喝酒，语焉不详。

谁敢堂堂正正地说，我就是那酒中女子？

她来了。她，站在八百多年前的远方，举杯高歌：我，是那酒的知音。

李清照写过四十多首关于花的词，且常常是花中带酒。青春时，因酒而误入藕花深处；暮年时，她扶酒而叹，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花开是酒，花落还是酒。

时光上下，日月更迭，似乎也只有李清照敢如此大大方方地与酒同行，而且醉得千古流芳。如此看来，酒并不是谁人的专利。酒，以水之形，赋予火的铿锵气势，李清照恰恰是那个，婉约又豪放的女子。

在常人看来，饮酒的女子多惹是非，不是失德，就是失身，少有风流不失风雅的人，再加之女子对酒把握能力稍弱，也就望酒却步。

其实，酒不荒唐，是人荒唐；人若端庄，酒自端庄。

“一杯敬故乡，一杯敬远方。”我常常哼着毛不易的歌，与一杯酒默默对坐，想一些心事。

那年，我九岁，依偎在父亲身边，和左右邻居庆祝丰收，我醉在了打麦场上。从那，我再没有醉过，这并不是我有多大的量，只是我知道，我的品德还不足以好好将酒把握，所以，再没有放肆地喝过一场。

想

□毛楷鑫

想给予你一艘小舟
幻想着
你乘风破浪的样子
去探寻海里的秘密

想给予你一束鲜花
渴望着
你能绽放绚丽的花姿
酿出来甘甜的花蜜

想给予你一把雨伞
遥望着
你遮风挡雨的样子
肩膀上担负着重任

想和你一起
漫步着
走过那长长的外婆桥
跨过那
星河之间的鸿沟
去寻与你再一次相遇

孔之剑

你听过鬼故事吗

□马俊

我们这代人是听着鬼故事长大的。那个年代，没有电视，也经常停电，为了省钱甚至连煤油灯都不点。到了晚上漆黑一片，院子里的树叶被风吹动，发出“窸窸窣窣”的声响，偶有猫、狗或者老鼠在黑暗中神出鬼没，吓人一跳。这样的背景之下，鬼故事就特别有氛围感。

我家讲鬼故事的总是祖父，他的鬼故事特别多，每天晚上讲都不重样。家人围坐，抱团听鬼故事，即使不点煤油灯也不觉得怕，甚至有点兴奋。祖父多是以“从前有一户人家”开场，很多时候，祖母都要嗔道：“你可别总吓唬孩子们喽！”可我们的胃口被吊了起来，哪里肯让祖父“罢讲”！

祖父的鬼故事开始了，奇幻恐怖，千回百转，扣人心弦。连祖母都听得入了迷，有时还会急着问：“后来咋样了？”祖父讲得不慌不忙，而且越是情节曲折的地方越卖关子。我急得不行，感觉祖父再不接着讲，故事中的鬼就要从某个隐秘的角落钻出来了。祖父继续讲，我听得毛骨悚然，有一次我摸了摸胳膊，真的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我小小的心总是被什么东西提着，放不下来。

祖父没有讲过“鬼”的模样，无意中给了我充分的想象空间。“鬼”在我的脑海中是鲜活的，他们青面獠牙、身形怪异、行踪飘忽，是极为可怕的存在。祖父讲的鬼故事有一定套路，“鬼”总是充当反面形象，主题是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”，结局一般情况下是大团圆。所以他讲的时候我是不怎么怕的，反正恶鬼最终的下场都大快人心。

可听过鬼故事后，我内心的恐惧不知不觉增长了。我笃信，任何人死后就会变成鬼。白天路过坟地时，我都是飞一般逃过去，后来发现村子周围的田地里到处都是坟，便有种无处可逃的恐慌。冥冥中觉得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言一行，不仅旁人可以看得到，还有一群我们看不见的“鬼”也看得一清二楚。最害怕的是半夜上厕所，一定要母亲陪着，否则连被窝也不敢出。

还记得姑姑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《踢鬼的故事》，我那时识字不多，看得一知半解。知道里面写到了鬼，后来再看那本书，到了那页就迅速翻过去，看也不敢看。后来才知道，里面讲的是鲁迅先生晚上遇到盗墓者的故事。

虽然怕鬼，但依旧喜欢听鬼故事。人的心理就是如此，越害怕越觉得神秘，越神秘越觉得刺激。后来姑姑仿佛是继承了祖父的“衣钵”，也特别喜欢讲鬼故事。她讲的鬼故事都是从《聊斋志异》中看来的，比祖父的精彩多了，常常让我听得如痴如醉。我开始意识到，“鬼”并非一种简单的形象，他们也像人一样，有高、矮、胖、瘦、美、丑之分，也有好鬼、坏鬼之分。他们像人一样，有喜怒哀乐，懂爱恨情仇。姑姑的鬼故事让我见识到一个精彩纷呈的江湖。

就这样，我听着鬼故事长大了。鬼故事涉及到生活中任何一个细节，鬼的世界简直就是另一个人间。我们的想象，穿越了生死之界，把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联系起来。

如今的孩子们，都不再听鬼故事了。他们听的是童话故事，童话故事里有王子和公主，有城堡和宫殿。童话故事往往有美好浪漫的结局，孩子们沐浴着阳光长大。

而听着鬼故事长大的我们，对生命、对死亡、对人生有一种特殊的认知，敬畏之心由此而生。我们还会觉得，人永远都不会死的，死亡只是另一个生命阶段的开始。

潍坊晚报
2024年4月16日 星期二
值班主任：陈晨 编辑：石风华 美编：许茗蕾 校对：王明才